

散文中国

精选

天籁

郑晓红 著

一只微小昆虫的低鸣，
一阵带着花香的微风的轻吟，
一株草木生长发出的叹息，
一颗温柔细腻的心。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guo

天籁

郑晓红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籁 / 郑晓红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散文中国精选)

ISBN 978-7-201-08083-3

I. ①天…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380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0.5 印张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20.50 元

前 言

有人问我,你是专门从事生物研究的吗?我说,不是。

他追问,那你一定是生物老师喽?我说,也不是。

他说,那就奇怪了。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当你追寻自己生命轨迹的时候,你会发现,世上没有无端而生的事情,一切都是有缘由的,包括这本书的产生,它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已埋下了伏笔。

我是在子午岭脚下一个小林场里长大的。那里四面环山,满眼苍绿,天籁盖过了人声。那个小女孩终日与草木为伍,俯身在草间久久注视着那些微小而丰富的生命。她似乎是寂寞的,不爱说话,总是独来独往,但谁能知道她内心总是盛满欢喜呢?她已经比其他小伙伴更富有了,伴风声,伴虫鸟之鸣,伴草木生长之声……她看见南瓜花开了,蜜蜂迫不及待地抱住颤嘟嘟的粉柱子。她试着用柔软的羽毛把蜜蜂后腿上的花粉扫落下来。蜜蜂丢开花蕊,晃悠悠飞起来,像醉酒一样的,满载着珍宝离去了……

她有数不清的秘藏,左边是花儿在张开花瓣,露出诱人的花芯子,右边是昆虫弹着竖琴,它们都应声而来,跳着秘密的舞蹈。

她躺在它们中间,她是微尘,她还是王。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歌声

蟋蟀	29
蜕变	27
天牛	26
搅局	24
豆娘	22
气场	19
斑蝥	16
护卵	14
新蛻	12
欢爱	10
痴心	8
牧场	6
雀瓮	3

那如胶似漆的……	31
陷落，而后飞翔	34
毒物	37
蝶梦水云乡	51
拨开你的泡沫之乡	55
微生活	57
螳螂，山野里的赞美诗	62
打捞春天	65
化蛹成蛾	67
沿着尕巴河行走	69
情书里的天籁	71
它的名字叫呼吸	73



目录 Contents

第二辑 忧伤

- 人间再无青娘子\79
蝎子穿越森林\82
游走在记忆中的蛇\87
上帝的标本\90
绿孩儿的异乡\99
用死亡证明\101
怜之憎之沟眶象\105
家有宠物，宠也不宠\110
蝉蜕尘埃外\113
鸟在树的歌声中穿行\119
被放逐的麦子\121

第三辑 沉思

- 一只麻雀落下来\127
怕的另一种姿态\130
地拉姑的困惑\133
阿拉克涅和她的网\138
一条河的流淌方式\141
同样是蜕变\143
灰童话\146
一棵椿树上的演出\149
《昆虫记》里的别样滋味\153
溺水成鱼\156
灵魂的溫度\159

第壹輯

歌聲



我是不是应该庆幸,我还有村庄,还有原野,还有一面可听见昆虫吟唱的山坡?那些山野里的精灵对我不离不弃,我唤它时,寻它时,甚至爱它或怕它时,它都在那里。有它们的歌声,我便不孤独。



雀 瓮

当我蹲在一簇正萌生芽苞的火棘前面，指着枝杈间镶嵌的形如雀蛋的虫茧大呼小叫的时候，在暗处，古人早已掩嘴葫芦而笑了。古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惊异的，他们早就习惯于蹲身或者俯身体察生命的精微之处，像这些精巧的椭圆形虫茧，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早有记载。《蜀本草》把这石灰质的坚硬茧蛋称作雀儿饭瓮，缘由是当茧蛋顶部的盖子打开之后，剩余的部分就是标准的瓮形，而嘴刁的雀儿极喜欢啄食瓮中之蛹，于是有了雀瓮之说。

但我是孤陋寡闻之人，我唯有以大呼小叫来表现初见雀瓮的惊异之情：那一簇火棘貌不惊人，孤零零生在草地中央，它正憋足了劲让那些芽苞鼓突出来，以表达春又来的欢喜。我俯身下去，是准备察看那些嫩红小苞的，冷不丁的，却发觉许多颗精巧的椭圆形雀瓮点缀在火棘的枝杈上。多数雀瓮都空空如也。瓮口是丝毫不差的标准圆形，灰白底色，褐色条纹，纵直径约在1厘米—1.3厘米之间，横直径0.8厘米左右。但也有不知何故未破茧的雀瓮，牢牢地镶在细枝上，轻轻摇一摇，里面似有硬物滚动碰撞之声。

我采了一只破茧的雀瓮，又采了一只未破茧的，一同插在书房的笔罐里。我还是惊异，那些个蠢笨肥大的黄刺蛾，竟有这样精准的神工！刺蛾的幼虫几次蜕皮老熟之后，选择自己喜欢的榴棘类植物攀上，在选址处一番啃除清理，便开始吐丝裹住自己，这层丝网便是雀瓮建造之初的框架，接下来，它开始排泄一种灰白色液体，一边排泄一边匀速旋转胖乎乎的身体，吐丝、排泄、蠕转、加固，一个浑然天成的微型雀蛋就形成了，刺蛾的幼虫大功告成，将不再肥硕的身体蜷紧开始呼呼大睡。

还有更惊异之处，不知古人是否已探知。为何所有雀瓮的裂口之



为何所有雀瓮的裂口之处都是如此精准的圆形？它是如何裂开的呢？是被顶开的？但我仔细观察敲打按捏了那浑圆的茧蛋，坚硬，没有裂痕，没有预先留置的机关，靠一只没有筋骨的肉虫之力似乎无法企及；那么，是被咬开的？从那茧子里爬出来的艳丽毛虫有“洋辣子”的别名，这毛虫啃啮之力尤甚，但不可思议的是，它怎么会咬出那么平整光滑的边缘呢？



处都是如此精准的圆形？它是如何裂开的呢？是被顶开的？我仔细观察敲打按捏了那浑圆的茧蛋，坚硬，没有裂痕，没有预先留置的机关，靠一只没有筋骨的肉虫之力似乎无法企及；那么，是被咬开的？从那茧子里爬出来的艳丽毛虫有“洋辣子”的别名，背着一身耸动的刺毛，若无意触到，其毒性会导致你皮肤瘙痒并红肿。而且，这毛虫的嘴巴也很厉害，啃噬之力尤甚，但不可思议的是，它怎么会咬出那么平整光滑的边缘呢？而况，在光滑的蛋形雀瓮内部，应该也没有下口之处啊。

连一贯被人类视为低等蠢笨的毛虫也给我们出了这么一道高等的难题，这又是一惊异啊！

建造雀瓮的毛虫艳丽有毒，人唯恐避之不及；由毛虫变化而得的黄刺蛾肥硕多鳞粉，也遭人厌恶；但那些神工而来的雀瓮却因沾了土火木之气，性甘平，无毒，是治疗小儿惊风的良药。

突觉，以人类眼光来定论的高级或低级、有益或有害、可爱或可怕、美或丑……应该有一厢情愿的嫌疑。



牧 场

天是放晴的,连一丝云彩都没有。我站在一棵梨树下面,仰着头,寻找隐藏在叶子之间的青涩果实。蓦的,手背微凉,低头看,一滴水渍泛着亮光,惊异间抬头,额上又凉了一瞬,用手指抹一抹,微黏。心下明白是某样昆虫在淘气,便扶了枝,细细在树枝和叶背上察看。果然,几根青翠枝条的骨节处,有一些棕色的凸斑密密集中在一起,它们的动作很细微,几乎叫人无法察觉,而这些斑点附近,无一例外的有一两只巡视的蚂蚁。我心下暗喜,原来,这些个枝条,就是蚂蚁那逼仄的牧场,而那些聚集在一起微动的凸斑,正是“传说”中的蚁牛。

蚁牛,其实只是个形象化的说法,可以扩句成为“蚂蚁的奶牛”,它真正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蚜虫”。可是,如果蚜虫们呈自然野生状态,那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可被天敌瓢虫任意消灭的、以数量和繁衍速度取胜的一样昆虫而已;但蚜虫若是有幸或不幸被蚂蚁选中,它们就会被驱使到“牧人”以为适当的地方去,被集中起来牧养,从此变身为“家养”的蚁牛。蚂蚁熟练地驱使和掌控着这些小小蚁牛的动向,它们只需挥动触角在正吸食树液的蚁牛腹部敲一敲,受到刺激的蚁牛马上就会有反应,从肛门里分泌出一滴明晃晃的液体来,这蜜液,便是蚂蚁们的最爱。

被牧养的蚁牛虽然不幸被剥夺了自由,但也是能得些好处的。比如,当蚂蚁发现蚁牛们聚集的牧场树液不够丰富时,就会另选丰饶之地,将蚁牛驱赶或者搬运过去。而且,一旦蚜虫们被蚂蚁牧养,专职消灭蚜虫的瓢虫卫士惧怕蚂蚁的威力,便马上逃之夭夭,再也不敢近前侵犯,于是,蚜虫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这样看来,蚁牛和蚂蚁似乎成了互利互惠的关系!但也不然!毕竟,蚂蚁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它们为了保证蜜源充足,防止“奶牛”们脱逃,会咬断某些蚁牛已生出的



翅膀,而且,还会将擅自离开聚集地行之不远处的蚁牛吃掉,以示惩戒!若此,便能想见蚁牛们步步自危的惶恐之状了。

当然,蚂蚁并非仅仅使用武力来控制蚁牛,最有力的秘诀还在于天赋的玄机。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蚂蚁的足迹散发着一股可以迷惑蚁牛的味道,若蚜虫经过蚂蚁曾爬过的树叶,感觉马上就会迟钝起来,步履缓慢,甚至停驻于此。而蚂蚁们就利用这天赐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将蚜虫们收服为可供任意驱使的“家畜”,蜜罐手到擒来,常满常鲜。

再回头看看那牧场上的情状吧!一只褐色的蚂蚁在“奶牛”群中巡视一番,轻晃触角,这里点点,那里敲敲,按摩完毕之后,迅速离开去另一群蚁牛处察看。待那蚂蚁再次回转,但见被按摩过的蚁牛尾部个个沁出透明的液体来,有些蚁牛分泌力极为旺盛,晶莹的一大滴摇摇欲坠,若蚂蚁不过来及时收取,便有滴落在地的可能。而方才,偶然滴在我手背和额头上的液体,便是蚁牛过于丰沛的分泌物了。

我眼望这蚂蚁伏在蚁牛背上贪婪啜饮的模样,不知该叹蚂蚁的智慧、蚁牛的幸福与不幸,还是该叹自然造化环环相扣的机巧。总之,只觉得朗朗晴空之下逼仄的牧场里,时时都是风云迭起,暗流涌动啊!



痴心

一面空镜子是这起相思事件的诱因。

在乡下,晨起的少女将镜子搁在屋外的窗台上,就着清澈如水的晨光梳理头发,这本是常见的事。但是,这天早上,这面未能及时收回的镜子却意外邂逅了一只鸟儿。它偶然歇落在那里,正用尖尖的喙整理颈下的羽毛,无意间一个眼风,似乎瞟见什么,于是向身后郑重凝视一眼,就这一眼,立时被击中似的呆怔在镜子前面。

所谓一见钟情不过就是如此吧,一眼初见,看见的却是依稀熟识的人。这只在乡下并不罕见的鸟儿,灰顶、黑背、橘尾,体型大小跟麻雀相似,又比麻雀生得娇俏动人些,乡下人按照一搭眼儿留下的印象,信口唤它“火脸斑儿”。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名儿,在这个叫马崖坳的小乡村里,竟就这样叫着一代代传将下来了。这只火脸斑儿刚成年,还没寻到合意的伴儿,像个浪荡公子一样在乡野里飞飞停停,可就这偶然间一站,无意间一眼,竟断了它继续浪荡下去的心思,决意在这里栖身下来了。

它发现,面前的这只火脸斑儿,跟自己不但相似,而且天然的情投意合:它微微颌首,它也轻巧地点头;它扭转羽毛蓬松的颈子,它也矜持端庄地侧首;后来它动了点儿歪心思,试探着去调笑面前的火脸斑儿,尖了嫩喙,对准了轻轻一啄,不想对面的它跟自己如出一辙,于是两只鸟儿叮的一声,喙对喙,啄在一起。镜子外的火脸斑儿既惊且喜,没想到意中鸟儿竟这般知心知意,立时兴奋起来,前仰后合着啁啾几声,收成一束的尾巴花洒开来,扑棱一声张翅扑飞一下,又急急收拢,骨碌着黑豆样的眼去查看镜里鸟儿的动静。它看见镜里的它竟跟自己是一般样的欣喜,都是不知道掩饰的、有些莽撞呆笨的示爱……它微微感动着,安静下来,凝视着立在对面的火脸斑儿,尖了喙,啄一下,再



啄一下，一下比一下凝重，一下比一下深情。

当立在镜子前面的火脸斑儿无可救药地恋上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我坐在核桃树下的藤椅上，好笑，惊诧，又隐隐的心痛。火脸斑儿耐心地向镜子里的意中人示爱，喉咙里发出焦急又动人的颤音，一次次扑棱起来撞向镜子，祈望可以触到对方柔软的身体。它发现，自己跟对面的火脸斑儿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在经受同样的失败。它扭动着灵活的颈子，盯着对方迟疑许久，又上下打量窗棂，它突然悟到什么，按照它有生以来与人类打交道的经验，似乎只有一种可能——爱人被人类禁锢了。

它很快飞将起来，在屋前上下查看一番，迅速从门里飞进去，在房间里上下冲撞，叫声急躁而忧伤。它很快发现了放在柜子上的另一面镜子，同时，也发现了镜子里羽毛有些蓬乱的火脸斑儿。它激动起来，再次扑棱飞起冲撞上去……

我不得不将屋里的火脸斑儿驱赶出去，又不得不将放在窗台外面的镜子收掉。

但是，我已经无法隔断它的相思，它很执拗，盘桓在屋顶不去，一有机会便冲将下来站在窗台上寻觅，它又试着去啄玻璃，立在窗框上向屋子里张望，喉咙里的颤音急促迫切。当晚，入夜，万籁俱寂，火脸斑儿的颤声隐约在屋顶、窗外、枝头……我与身边人讨论：若人与鸟可交流，是否该告诉它，它恋上的其实是自己？身边人未置可否，渐渐睡去。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欢 爱

真的，人世间是有大幽默的。

小时候，父母将我塞进一辆大拖拉机的驾驶楼里，叫拖拉机手把我捎到县城亲戚家。除了我这个搭客，还有一位是农场商店里的售货员，生得褐黑丰满，大眼修身。拖拉机的前轮真是硕大，楞楞兀立，我坐在左轮上方的护板上，她则坐在那厢。一路上，拖拉机手和售货员相谈甚欢，拖拉机快要出山的时候，速度渐慢，方向盘一打，拐进一个向阳的山隙。山隙不远处，是一面斜缓的山坡，慢慢缓下去，望不见了。他俩都扬言要去方便，并安顿由我留在驾驶楼里看车。临走，拖拉机手将刹车狠狠踩下去唤我过来用脚蹬住了，正言危色道若一松脚拖拉机就会失控撞进沟里。这般紧要的大事我怎敢懈怠，恨不能用两脚全力蹬死了。哪知他俩一去便迟迟不归，我倾斜着一段小身子趴在座位上，轮换蹬刹车的双脚酸软无力，快要支持不住之际，勉强撑起身子眺望，一眼便望见那面缓下去的山坡上的草棵子怪是扎眼，不仅生得不平顺，凭空凹进大片，而且摇摇摆摆，乍高乍低……

懵懂与明事也就是机缘到时的刹那之间吧！若干年后，我坐在一家电影院里，看着白幕布上男人和女人调情、拉扯、接吻……直至胶胶缠缠着跌进草丛之间，人没了，单剩一堆无辜的花草在那厢叱咤风云……我顿时恍然大悟，心绪飞转，原来——如此！

人类因为自恃高等，凡事都要拿捏着分寸，坦荡时坦荡，遮掩时遮掩，暴露处暴露，隐私处隐私，时时地地都有个辩证法在里面，尤其是床第私情，无论是明修栈道还是暗度陈仓，都得躲在屋檐下，遮在帷幔里……这样的矜持和羞涩，倒叫天地之间那些低等的小虫儿惭愧了。虫儿们因为低等，无力设场布局，表情达意的方式往往直白裸露，手段拙劣，求偶时尽管搔首弄姿，极尽炫耀夸力之能事，得手后只管长驱直



入,哪管温存缠绵之前戏。忠贞与不忠贞,也表述得直截了当,毫不掩饰,既无耻又无畏,一派坦荡的可爱。

有一种虎凤蝶,因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少“女”多,大约是一比四的比例,似乎很难达到交配的均衡。但是,雌性虎凤蝶却因此忠贞不贰,个个在欢爱之后于尾端生出直径约 0.5 厘米的棕色薄圆片,叫做交配衍生物,即使其他雄蝶有心来犯,却因为障碍横生只能退避三舍。而雄蝶则个个是花花公子,兴许在与身底新人交欢的间隙,早已在斜睨间寻到了下一个意中人,交欢完毕,即刻起身,盘旋在另一位娇娘周围开始调情。如此这般的欢情着实叫人憎厌,然而天性的安排却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凤蝶族性别失调的难题,雌性个个贞节,只为繁衍,为雄蝶节省精力,雄蝶虽然纵情快活,但寿命要比雌性短一个多星期,也算是付出了代价。生殖与繁衍,便是靠这样的无知无畏延续下来的。

夏天的田野,处处都是惊心动魄,行走间,不经意就打扰了它们的私情。好在,虫儿的私情总是摆在天地之间的,同类可赏,无意撞入的人类亦可赏。即使被打扰后心觉不快,也并不翻身离去,而是拖着伴侣前行觅一片清静之地。我蹲在草间,不止一次地偷窥了瓢虫、椿象、象鼻虫的欢情,瓢虫和象鼻虫受到惊扰,即刻由高处跌落,跌到地上的伴侣依旧紧密相连,誓将欢爱进行到底的模样。被打扰的椿象情侣则忍耐得多,由着我窥看一阵,觉得过分了,便悠悠起身拖着伴侣从这片草叶向那片草叶行进。

可是,数年前拖拉机手与售货员在草丛间的交合,不坦荡,不无畏,还对一个小孩儿使了心计,他们当年定为自己的瞒天过海捧腹,但他们就是没想到,小孩儿可以让一个场景定格下来,留到若干年后顿悟。他们还没想到,草丛间不知藏了多少虫儿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他们。